

大體解剖學實習

大體解剖實習，
一個在醫學生的養成中，
最令社會人士害怕和好奇的科目，
以福馬林的氣味作為永生難忘的烙印。
還有採訪家屬時，
感受到大體老師的大愛和家屬的不捨；

這一切的一切，
親愛的醫二生，
你，準備好了沒？

對於這門科目，想必醫學生們都有不同的看法。
在這裡收集了一些學長姊們的意見和感想，
希望對即將面臨的你們，有所助益.....

大體，僅是解剖學實習而已？醫五 張乃仁

再一個月，醫學系二年級的大體解剖學實習就要登場了，相信這門課是每個醫學生相當震撼且難忘的經驗。

這兩三年來，由於慈濟的轉贈，使得大體的來源不虞匱乏，也讓醫學生有更多親自操作、觀察的機會，從開始的啓用法會暨追思會，到最後的遺體入殮儀式暨感恩會，在在都顯示了對於大體的尊重，也讓醫學生懂得感恩，將大體奉為身教的老師。

然而，我想問的是，這群年僅二十歲的醫學生，他們對這門課了解多少？對於這種化為虛無之間的悲慟，又懂了多少？學校在大張旗鼓舉辦法會的時候，有沒有為這些依舊奔騰的血脈想過，他們在第一次接觸業已靜止的軀體，也會畏懼，也會驚慌？「生命，就在呼吸間。」大體和我們的差別，僅此而已。然而，要我們這個年紀的學生去了解生命，去看透死亡，豈是那麼容易？第一次與大體接觸，便要將大體自福馬林池搬出來，放到解剖台上，褪衣、清洗並

去除體毛，難道，對死亡一無所悉的年輕學生，真的能夠承受如此大的震撼？這與拿到骨箱的刺激強度相比，更是千百倍計。前年九二一地震後，聯合報上有位媽媽寫了這樣的社論：「那群年輕阿兵哥真的好可憐啊！離開家也沒多久，就遇到這樣的災難……清理廢墟還不打緊，要他們去搬運罹難者的屍體，甚至是屍塊，真是情何以堪……大家捐錢到災區資助重建，那誰來重建那群小阿兵哥的心靈……」

去年，同學們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，匆匆趕到學校，誰知道，面對的竟然是「親手作這些事！」而且是現場、即刻、馬上作！從那時起到開學一個月，班上瀰漫的話題，總不脫對於大體的恐懼，有人總覺得食物中有福馬林的味道，有的一接近大體室就反胃想吐，甚至害怕洗澡，因為他會覺得自己和大體很像……這絕不是危言聳聽，過不了多久，這一切徵候，又全部會上演，只是主角換了人。

然而，幾個月下來，大家慢慢適應了，甚至，自以為了解生命與死亡，開始恣意妄為，不自量力地揮舞著自以為是醫師袍的小實驗衣，在天神與撒旦面前撒野。去年六月底，在哀淒肅穆氛圍的入殮法會上，一群狂妄的學子便如此在典禮上盡情地嘻笑，宛如期末同歡會似的。這能怪誰？除了學生本身之外，老師、學校是不是該負一些教育的責任？校長在致詞時曾提到：「醫學生將來從業之後，往往會對生與死無感情，並將人的身體物化。然而，我們要讓自己的心充滿了靈性……」他說的是含蓄了，畢竟在那麼多家屬面前，自揭瘡疤絕不是件好事，然而，將來要站在生命

的渡口，與死神拔河的我们，能不省乎？

一個醫學生，從初次站上解剖台，從開始的強忍驚懼卻被迫接受，到最後麻木不仁卻狂妄輕挑，不過是短短四個月。反躬自省，你的心仍舊保有靈性嗎？

面對生與死，不該是不知所措，更不是膽大妄為。以虛心受教的態度，去面對博大精深的醫學教育；在生命的面前，學會謙卑。

「大愛澤醫情長存，捨身育才作渡舟。」謹此感念捐贈大體的每位大德及家屬們。

大體異言堂

Regist_

去年我接觸大體前，原本以為自己已有醫學生的自覺，應該不會害怕大體，但是第一次接觸之後，也就是洗大體那天，我覺得很難過。

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的，但是我們班有一些人有不好的感覺。

這些東西老師們應該不會跟你們說的，因為他們早就司空見慣了。

可是當你第一次面對大體老師，要替他們刮毛、清洗時，迎面襲捲而來的福馬林混和著屍味；加上你會想到，他們原來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，現在卻僵硬、蜷曲，而且還要用手接觸他們、更要進一步持解剖刀進行實驗。

這些多少會帶來一些恐懼和不安

吧，希望你們要有心理準備。

不過大家後來都會不得不習慣，習慣了就沒事囉！

以往也都沒人說些什麼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

只是我覺得這樣不太尊重學生，讓我們在毫無預警下接受這麼大的震驚；醫學生也是人，這些雖然是我們要面對的，但是先前也該有一些說明吧。

不好意思，囉嗦了這麼多；希望下學期你們接觸時，先做好心理建設吧。

不過，畢竟往生的大體老師並不可怕，打分數的大體老師才是要注意的喔！

Nylon_

應該沒那麼糟糕吧！

去年洗大體我也不覺得怎樣。感覺還不錯，只是要等很久才輪到我們洗。

不過每個人感覺不同啦，至少我認為開大體是滿有趣的。

至於福馬林的味道，有時候真的是滿噏的啦！去年我們開大體很多人可都是全副武裝，口罩護目鏡都派上用場了。

不過開大體真的要好好唸書，才不會一刀下去什麼都被你挖爛了。

最少大體實驗會讓你覺得真的有學到東西。

Yilin_

我也插花一下，我本來是以為自己會害怕，不過就像regist說的：其實後來會有一種難過的感覺吧。

因為我們在之前拜訪大體老師的家屬時，聽了滿多大體老師生前的事、也看了很多照片。

所以我在第一次掀開白布見到大體老師時，其實會覺得是見到一個已經認識的朋友，所以並不會害怕。

其實我想說的是：大家真的應該要尊重生命，也要好好解剖。

因為不管是大體老師或是大體老師的家屬，真的都很偉大。

Virus_

我來說說我的經驗吧：

第一次的接觸是二上以當時很差的程度，靠當週王旭明老師的胚胎學帶護理系看大體。那時雖然還有點怕，但是被問倒的失敗感給我的刺激更多。

再來，我在開始實際解剖之前就已經開始接受處理遺體的工作。我學到是尊重捐贈遺體的大德：他們是偉大的，反而沒有可怕的感覺。

不過大家在洗大體時，我因為工讀生的工作沒有陪著組上一起做，而得去幫其他組將大體抬出，所以我少了一次刺激。

不過隨著解剖的日子愈久，對大體的感覺會日漸麻木。到最後就完全的沒感覺；不過該做到的尊重還是有的。

希望這樣的經歷能給大家作個參考。

最後，大家晚上如果加班到很晚會怕的話，或是平時覺得不拜很怪想找個保佑，解剖實驗室佛堂裡的地藏王菩薩（解剖科的守護神，以前曾經發生過太久沒人去拜就出事的紀錄，就每天都有人固定去拜）我覺得是蠻靈的，偶爾雙手合十拜一下也是好的，應該能夠讓你心安一點。